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一百四回 機關畢露姑媳傷心 事跡難瞞甥舅覆命

身從異域來，時見瀛洲島。日落晚風涼，一雁入雲杳。

話表楚太妃、雲太郡出宮，各自回府。且言楚太妃入府即至楚雲房內，見楚雲坐在窗前愁眉不展。一見太妃進來，楚雲站起口呼：「母親回來了！太后宣召進宮，必問及孩兒之罪事？」楚太妃不等他說完，近前握住楚雲之手，含淚頓足恨曰：「你這不孝的冤家，你累得我好苦，竟是一女子，為何不先告訴我，瞞得如此嚴。因何又婚娶，你豈不誤了賢孝的媳婦終身？你太糊塗了，我這八載辛勤，一朝拋去，以後我倚靠何人？」言罷，痛哭不止。楚雲見太妃如此，不由的嗚嗚咽咽啼哭，便將從前之事說了一遍。口呼：「母親！你老人家儘管放心，孩兒終不配人，等母親百年之後，孩兒便削髮空門，以贖前罪便了。」言罷又哭。楚太妃被這一頓哭，倒也沒法，握著楚雲手，反慰勸他一番。錢氏王妃一聞他母女所說，不由五內崩裂，也顧不得姑嬪在側，僕婦使女在旁，手扯楚雲哭訴曰：「妾從此永無夢醒之日了！君侯既與妾同體，為何妄求配偶？」一面哭，一面恨，一面訴說。此時闔府之人皆已知曉，驚訝非常。楚雲見錢瓊珠哭訴，自想委實辜負，帶淚口呼：「賢妃呀！實是孤家誤你青春。當日本非孤意，因母命難違，方允之。那日醉後疏防，誤遭我兄脫靴，以致洩漏消息。孤自可是負荆請罪，以贖前愆。」錢氏王妃聞言，心中氣惱，彎腰把楚雲的烏靴用力一扯，脫落在地。見內穿非鞋非襪，許多白疋裏纏的緊又緊，又把白疋一扣一扣扯下，方見一隻簇新的繡鞋，果然是三寸金蓮，又小又端正。錢氏王妃看罷，只氣得雙手如冰，坐在旁邊椅上一言不發，只是切齒痛恨。楚太妃見此情形，反破啼為笑，問曰：「小冤家，你每年所穿之鞋，究竟是誰代你製造？吾觀你現著之鞋，甚是簇新，大約才換的，到底是誰製造？」楚雲帶愧曰：「孩兒之鞋，全是餘媽代做。」楚太妃聞言，立喚餘媽到來，喝問曰：「你好大膽，欺我太甚！王爺既是女流，為何當時不告我知？今日弄得如此，有何話講？」此時錢氏王妃正在沒處出氣，遇此機會，也不顧在婆母面前，立起身，一伸手在餘媽左腮打了一下，口中罵道：「你這昧心的僕婦，當日不言，累得我婆媳如此。」餘媽跪倒，口尊：「太妃，只因當日先大人回鄉之日，不敢明言，惟恐大人見責。後來大人與姨太太相繼去世，僕婦又恐族中爭占家產，又不敢明言。雖然僕婦誤在當先，卻是一片好意。還有一事，爽性在太妃、王妃面前呈明，免致後來又蹈前轍。那伴蘭小使，也是一女子。因小主人係女身，恐男童伏伺不便，是以買一女使，扮作書童，以便伏伺。就是伴蘭也知道小主人是一女身。」餘媽言罷，叩頭不已。太妃聞言，歎曰：「我竟是睜眼瞽人，這許多年來皆看不出兩個女身。」便命餘媽起來，遂向楚雲曰：「事已如此，有何話言？但是我兒現在病方愈，且不可過慮，有傷身體，為娘的暫且回房。」便同餘媽出房而去。

楚雲同錢瓊珠送太妃至房外，這才轉回。錢瓊珠向楚雲啐曰：「奴且問你，你既是女子，天子必然賜婚李廣。你平時與李廣情投意合，天子既然賜婚，你定於歸李廣了。可憐奴空擔其名，令奴隱恨呀！」楚雲聞言，傷感不已，含淚撫其背曰：「卿卿之意，我豈不知？事到此間，也無法可想。千不恨萬不恨，只恨我哥哥設計害我。為今之計，與卿訂約，我與卿既名為夫婦，何忍半路分飛，將賢卿拋棄？若天子賜婚，任他婚配與誰，我不能允諾。與卿白頭相守，俟母親百年之後，一同住山林作一個神仙眷屬。卿卿之意以為然否？」錢氏王妃聽了這一番話，才覺怒氣稍平，低頭不語。楚雲又敷衍了他一番，只候三日後復奏，再作計議。這且不表。

再表雲太郡回到府中，向范相將太后之言及自己與楚太王妃之言告訴一遍。范相聞言大喜，即囑壁人修好本章，預備三日後覆奏。壁人唯唯。范相回到自己府第，將此事向夫人說知，即寫一封密信，差范洪持至李廣府面投。李廣接信拆看，心中歡喜，打發范洪去後，便進上房，稟明母親。李王妃聞稟，也是歡喜無限，只候覆奏後，看天子聖意如何。

不覺已到三日，所有范相、雲壁人、李廣、楚雲以及一眾英雄等，五更三點全行人朝，先在朝房坐候。楚雲見了眾人，羞愧不堪，惟於李廣尤甚。李廣也有些羞愧之色。在平時，他二人除非不見面，若見面斷無不談心之理。今日二人皆是相顧而視，默無一言。大家見此，有些疑惑。范相見他二人如此情形，心中默想：依老夫看來，恐其中早已有私，必須代他二人力求皇上賜婚，恐將來不免遭人口實。正自暗想，只見桑黛走近楚雲面前，口呼：「楚兄，人皆言你是喬裝，若果真無此事，我弟兄當代你力辯。設若竟有此事，不妨說明，大家好計議。」楚雲只是低垂粉頸，一言不發，羞不自勝。